

◀ (上接4版)

学”仅仅指形而上学。而南怀仁对《超性学要》之选录,只是辑入其中与亚里士多德理论有关而已。

《名理探》《灵言蠡勺》《斐录汇答》《修身西学》《空际格致》《寰有论》等著作,与《超性学要》一起构成了明末清初亚里士多德哲学东传的历史。清初南怀仁企图“集当时西学之大成”,全面介绍、推广亚里士多德哲学,却被康熙皇帝以“文辞甚悖谬不通”,仅将其进呈本发还了事。南怀仁希望以清廷之力刊刻流布亚氏之哲学的“宏愿”亦未能实现。康熙本人对西学甚有兴趣,但似乎是为了展示个人的博学或对西人之优容。经过改朝换代之后,士人对西学的渴求似乎没有晚明那么热切。因为对于士大夫而言,一切又回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正轨。当然,哲学本身并非那么容易理解,加之翻译成汉语之后,使得《穷理学》语句确实诘屈聱牙而难懂。其中一个例证或许如《超性学要》凡例所揭示:专有术语过多,且难以在既有汉语语境中找到合适的词语与之一一对应。利类思在其自序中即如此表示:“下笔维难,兼之文以地殊,言以数限,反复商求,加增新语,勉完第一大支数十卷,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。”殆非谦辞也。

虽然《超性学要》是《神学大全》的第一个中译本,也是将亚氏哲学推给中国人的重要作品,但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进入学者视野。1877年,R.K.Douglas出版《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藏中国刻本》著录《超性学要》;1883年考迪埃(Henri Cordier)的《中国书目》著录《超性学要》;1926年,徐宗泽出版《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》;1927年,徐宗泽在《圣教杂志》发表《圣多玛斯之超性学要译本》;1928年藤原茂一访问不列颠博物院,注意到馆藏《超性学要》。这些著作表明,直到20世纪20年代学者才开始对利类思所译《超性学要》进行学术研究。

在《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》一文中,徐宗泽甚赞《超性学要》,“西士神学书中,所译之书,最有价值者,乃圣多玛斯之《超性学要》一书。”又指出利类思在翻译过程中有所节选的情况。后徐宗泽在《圣多玛斯之超性学要译本》一文中,对圣托马斯的生平事迹、著作等均有简要介绍,又对《超性学要》的章节内容、逻辑关系、译者利类思等有详细之论述。徐宗泽指出,“《超性学要》乃一部神学书,乃一部圣教哲学书。圣人之

功,在将亚里士多德(亚里士多德)之哲学,去其不合于圣教之学说,存其玄奥之理论,系之统之,而组成为圣教之神学哲学也。”“信德与理性,有相维相系之关系,信德不反理性,理性得信德而益彰。”徐宗泽注意到利类思所译《超性学要》与原书有很多不同之处,《超性学要》的“段”、“论”、“章”“有完全遗而不译者”,甚至有难懂之处也未译,“每章中有辞意难明者,亦未全译译”。此外,《超性学要》的目录、章节次序,甚至内容也有改动。因此,《超性学要》并非是对《神学大全》的现代意义的“翻译”,而是选译,甚至是再创作。徐宗泽对此译本评价甚高,“利氏《超性学要》译本,虽不句句译出,字字诠释,然文不讳义,无损于大体。信达雅三字,吾谓此书有之。”

1930年,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与北京公教教育联合会各出所藏,“重付排印”。上海、北京两重印本内容类似,只是北京本于标题下注明拉丁文原书题名。另外,北京本有华亭高层云序,及康熙十五年利类思自序,而上海本皆无。但上海本第一大支二十六卷,后附第三大支《降生论》四卷,及《复活论》二卷,北京本皆无。另外,卷首顺治甲午利类思序,北京、上海本迥异。此次重印使得《超性学要》得以在半个世纪以后再次在中国学界流通。再版后,学界评价甚高。1931年的《青年月报》第一期、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五期均有对《超性学要》的介绍,后者的介绍尤为详细。北京公教联合会版《超性学要》,共9册,其中第一册论天主,第二册论三位一体,第三册论万物原始,第四册论天神,第五册论形物之造,第六册论人灵魂肉身,第七册论宰治,第八册论天主降生,第九册论复活。有拉丁语的题名、编辑导言。底本应来自西湾子天主堂藏本。第一册有高层云叙,胡世安序、利类思自序及康熙十五年利类思序。上海版的《超性学要》,由土山湾印书馆铅印,线装18册,《总目》四卷、《天主本体论》二十六卷、《降生论》四卷、《复活论》二卷,共36卷。

另据方豪,1932年马相伯曾对徐家汇藏书楼藏本有校补,同年由光启社重刊。1930年10月份《圣教杂志》有“超性学要发售预约启”,其中提到徐家汇藏书楼藏有《天主性体》六卷、《三位一体》三卷、《万物原始》一卷,共十卷,顺治十一年付梓;《天神》五卷、《形物之造》一卷,康熙十五年刊印;《论人灵魂》六卷、《论人肉身》二卷、《论总治万物》二卷,康熙十六

年出版;《天主降生》四卷、《超性学要目录》四卷、《复活论》二卷。并提及“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亦有一番改良印刷之准备,其藏本模糊处,经马公相伯四月之久,补校告成。今已开印二月有余。”并对开本等有描述,“全书用八开中国连史纸二号字”,共二十六本一千三百八十张左右。因此,1930年公教联合会在北京刊印9册《超性学要》;1932年,上海土山湾铅印经过校补之后的26册《超性学要》。前已述及,校补底本今仍藏于徐家汇藏书楼。

1931年到1933年期间,外国学者如 Benno M. Biermann, Theodor Mittler, Hermann Köster 及武藤长藏开始陆续发表论文,探讨阿奎那《神学大全》的汉译情况,并对《超性学要》的体例、内容、成就多有介绍。

1947年,张金寿受方豪命撰《论超性学要各版本之同异》,指出当时《超性学要》主要有七种,并对各个版本之间的同异有较为详细描述。张氏认为,虽然上海土山湾铅印本“多失其本来面目”,但“较其他诸本完善多矣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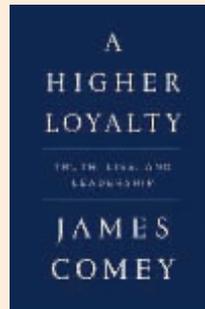
利类思汉译之后,张金寿、谢扶雅曾有相关译本问世。张金寿曾将《神学大全》第一册内容译成中文,分别题为《论天主唯一》、《论天主位三》。此两册由上智编译馆于1951年出版。今上海图书馆藏有张金寿赠土山湾图书馆《论天主唯一》三校稿底本,题赠时间为1950年,内文有诸多改动之处。谢扶雅曾撰《圣多默的神学》,选译《神学大全》等著作内容,于1965年由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出版。

但直到21世纪初,完整版的《神学大全》汉译本才问世。2008年,据1961年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出版的拉丁文版 *Summa Theologiae*, 并参考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版本,台湾中华道明会及碧岳学社联合出版了完整版汉译《神学大全》。此版本是目前最完整的《神学大全》汉译本,共17册,索引1册。与此同时,中国大陆学者段德智主持汉译《神学大全》,其中第一集《论上帝》全五册,已经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而基于徐家汇藏书楼的点校本《超性学要》由凤凰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。自1654年利类思翻译《神学大全》以来,将近三个半世纪之后才有完整版汉译《神学大全》,由此或可窥探出晚明以来西学东渐的缓慢历程。

(作者为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)

一周英文新书

《更高的忠诚:真相、谎言与领导力》(James Comey, Flatiron)



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在这部回忆录里,称特朗普总统如“森林大火”一般严重危害国家。科米在美国政府任职二十年,曾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副总检察长,参与对黑帮和 Martha Stewart 的起诉,改变了布什政府在酷刑和电子监察方面的政策。他自2013至2017年担任第七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,由奥巴马总统任命。在2017年5月9日被特朗普总统终止职务之前,负责监督希拉里·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调查,及其与特朗普竞选、与俄国的关系。科米在书中探讨何为好的、合乎道德的领导力,以及这种领导力如何能导向合理的决定,让人从全新角度一窥华府权力运作。

《太空男爵:马斯克、贝索斯和殖民宇宙之路》(Christian Davenport, Public Affairs)



新一轮的太空竞赛已经大为不同,一众强势而雄心勃勃的企业家都希望通过把我们带入轨道,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痕迹。亿万富翁们倾力投入,令美国太空事业如史诗般崛起。在阿姆斯特朗月球漫步近半个世纪以后,这些太空男爵们(书中还写到 Richard Branson 和 Paul Allen)极具探险精神、同时冒着巨大风险,正准备以硅谷风格的创新,来大规模降低太空旅行的成本,甚至准备比NASA走得更远,以此终

结政府对宇宙的垄断。

《犀利:将形成观点发展成一门艺术的女性们》(Michelle Dean, Grove)

作者系记者和批评家,在书中探讨了十位女作家,包括 Mary McCarthy, Hannah Arendt, Nora Ephron 和 Pauline Kael 等。这些女性无一例外获评“犀利”,这是一种带刀刃的恭维,固然表彰她们思想和智慧的精确与深度,对写作具有控制力,但这么称呼女性,也隐含着背后的恐惧感。这部著作是传记、文学批评和文化史的混合。



《养蜂人:营救被劫的伊拉克女性》(Dunya Mikhail, New Directions)

2014年以来,伊斯兰国绑架了伊拉克北部数千名雅兹迪妇女和儿童。雅兹迪人是伊拉克的少数族裔,信仰的雅兹迪教亦为伊拉克的宗教少数派之一,遭到伊斯兰国的种族清洗。诗人和记者米哈伊尔描绘了一位参与营教的养蜂人阿卜杜拉,他被称为“伊拉克的辛德勒”。阿卜杜拉的不少亲戚也被携走,其中包括他的姐姐。“每天我救一个女性,就是在救她。”阿卜杜拉运用他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广泛的人脉和对道路交通的熟悉,组织起一个类似“蜂巢”的架构。营救者们如走私者一样,但受到伊拉克绑架事务办公室的资助。这项帮助妇女儿童逃脱魔掌的工作十分危险,“走私者”们可谓奋战在黑暗中心,不少人甚至在伏击和空袭中丢了性命。

